

斜睨淺笑溫晉儀

掃完溫晉儀的墓,回到家裏。值了五個多小時班的沙多克太太,見我沒穿玄衣黑裳,問道:「你們葬禮穿什麼?」我解釋給這穆斯林女子聽:我們沒埋葬誰。這位女朋友,早在一九九五年就逝於肺癌了。每一年,一群女友總要攜素淡花束,到城東拉雪茲神父公墓拜祭她,「是一種紀念緬懷的活動」。

屈指一數,溫晉儀比我母親先走一個多月,於今竟已十四年了。年年拜祭完,默默鞠躬三次;大伙兒留下三兩盆花、一縷幽香,便集體乘地鐵回到她和游順釗的家,吃一頓素菜。一進門,女主人戴着新疆繡花帽、斜睨淺笑,照片上依然是六十年代港大的青春歲月;金童玉女,相知相契。

我從未見過溫晉儀在她的家。認識這個溫婉文雅的女讀書人,已是她生命的最後年月了。我也沒見過她在他家旁邊的龐比度藝術中心上班,看守滿牆現代藝術玩意兒。但是她委實在家。她的情調趣味,如同小樓檀香,充盈了三層活動書架之間的每一寸空氣。室雅何須大?男主人沒多久就換一次床頭架上的竹根雕、奇石木像,凡是她從全世界山野草澤搜集回來的,也都是他喜歡的。

這兩年搬家、官司;掃不了墓有好些日子了。因為忙,游順釗把日子改為七月二十三日。老朋友依舊忠誠。Collette 從郊區趕來。五樓鄰居夫婦,捧着金橙色的杏子鍋餅,走下四樓來。今年男主人不炒蘆筍

了,改成白果芋頭豆腐泡,不必完全齋戒,可以炒一碟香港梅菜炒雞肉,巴黎買不到這樣鮮的甜梅菜呢。而那瑞士製的奶酪,模樣似發黃鬆糕,味道真鮮呀!最後是甜品朱古力,又教人心中一動。

想起了十四五年前,一架紫藤花下,溫晉儀組織了一次敦煌佛學講座,那日茶點,茶是女主人的福建茶葉,甜點則是溫晉儀遊伊朗帶回來的阿拉伯軟糖 Loukoum,不太甜而糯,香滑無比。

她自己,享用不了多久,發現是晚期肺癌,女友們鼓勵她作化療。可是她嘔得天昏地暗。女友輪流上門做飯、照顧她,她開始感受到「集體」的溫暖,這個由她一手催生的集體,一點兒也沒忘記她。我們第一次自寫、自編、自印,自己用線裝書方式釘成的散文集《記得當時年紀小》的序言裏,我們紀念她。她的童年也在游順釗的文

章裏永遠活下去……